灤源問答

灤源問答卷六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論語所謂大臣者大臣以位言歟答曰不以位之大小也莘野渭濱大臣也委吏乘田亦大臣也若以位言則由求爲季氏家臣其非大臣明矣何庸辨乎

問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有言爲諸侯之相者有言亦自爲諸侯者何說爲長答曰此節誤解始于艾千子評季本文謂宗廟會同時相天子者非諸侯

而何是赤自爲諸侯也閻百詩四書釋地辨之最詳學者當宗之季本攷云宗廟會同天子之事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閻云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註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爲

上相鄭註相詔王禮是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
爲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于四時常朝至末
擯司空之屬嗇夫爲之見覲禮又與諸侯昬與乎
想季本偶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
爲諸侯不知此句與肅雝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
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邢昺論語疏聘禮云卿爲
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
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
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小相者謙不敢爲上

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至祭祀之小相文公二年左傳云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謙而願爲焉證據皆畫然奈何舍之而別爲解復有高心空腹之艾南英從而和之耶又曰端章甫卽束帶立朝願爲小相卽可使與賓客言亦自思從政爲大夫豈妄想周天子與之一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相者

贊此諸侯之事非已爲諸侯也當春秋時禮不如古故僖二十八年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註傅相也以用平王享晉侯仇之禮享晉侯蓋其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朏明云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觀此則非諸侯而何句指諸侯之敬祖尊王而亦之爲邦乃相此諸侯明矣○又上文宗廟之事如會同時文錯會如字謂

會同之事即在宗廟之中此尤大謬明顧麟士亦
有二句串說之解考周禮春官大宗伯時見曰會
衆頫曰同註時見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
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
命事焉春秋傳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
衆也十二年王當巡守若有故不巡守則六服盡
朝朝禮既畢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陳用之禮書
亦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于廟朝會同之禮行于
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與政

於宗廟無涉又會同之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句與大宗伯時見殷見俱是會同的註○又此章蔡虛齋蒙引解三子爲邦多錯誤唯有一條云集註謂三子皆欲得國家而治之者非謂其欲爲諸侯也葢所謂由也爲之只是得國之柄如管仲爲政于齊子產聽政于鄭之類不然是游心千里之外矣其言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謂其得以周旋夫宗廟會同之間以羽翼其事卽是子路冉求爲國之意亦非小小

事任也甚明聽特爲標出
問子路事亂邦以致死夫子於正名之論斥爲野哉
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言外有不足於子
路與答曰子路之仕衛夫子不以爲非也及其遇
難子哭之慟比于顏淵無一語惜其不合于義豈
末儒所敢議乎而非通籌衛之全局亦無由知子
路之仕爲合義蓋輒之立也不特國人助之卽士
大夫亦原之公羊傳云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

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嘗揣衛人之惡蒯聵有數端蒯聵以欲殺南子故得罪於父而出奔衛人未必不諒之而趙鞅衛之讐也靈公怨晉與齊魯共謀背晉致有趙鞅朝歌之師乃蒯聵奔宋之後反依趙鞅惡之一也未幾靈公與齊魯共伐晉而靈公卒趙鞅借納世子爲名帥師入戚報怨之師蒯聵啓之惡之又一也先是鄭人救朝歌擊趙鞅蒯聵奮戈救之致鄭師敗于鐵惡之又一也讐晉故惡蒯聵惡蒯聵

故助輒考夫子正名之論在魯哀公之十年前此哀二年四月衛靈公卒六月趙鞅納蒯聵斯時南子之勢正熾蒯聵因不能入公子郢又不肯立輒若退避使南子更立其私愛以與晉戰內勝則殺父外勝則殺祖母輒將何以自處惟因國人之歸心而即位使南子與趙鞅皆不得逞其宿忿名雖不正君子無尤焉迨魯哀公之十年計輒君衛已九年是時南子亦當老且死矣即不死而輒居位日久自不慮南子變生肘腋使子路能信夫子之

言由孔氏以達于輒洗心悔罪涕泣郊迎以位讓蒯聵而已爲世子豈非人倫之正此夫子於子路之問爲政則欲其正名於子貢之問伯夷叔齊則明其無怨同一時也亦同一意也皆欲輒以讓且逃也是輒之初立實有不得已之勢故夫子亦諒其隱逆居位日久則顯然忘親之辈故夫子必正其名不然以輒爲不當立也者則衛孝公致粟六萬孔子受之謂之公養之仕而不傷廉子路子羔皆仕衛夫子無一言非之而冉有子貢皆賢人也

論以子拒父之事寧尚未之知而必待折衷於夫子哉

問南容名适一名縚又名說何歟答曰史記南容括字子容家語南宮縚一作韜字子容俱不言是孟僖子之子漢書古今人表旣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截然兩人自鄭註檀弓以縚卽孟僖子之子南宮閱於是合二人爲一人而司馬貞史記索隱遂附和之顏師古註漢書以南容縚卽南容以南宮适爲南宮敬叔亦屬舛誤其實稱南宮氏字子容名

适見論語一曰括見史記一曰縚又作䌉見家語此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之人也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名說一名閱以其居南宮又稱南宮敬叔此舉父命從學於夫子而同適周也是兩人非一人近世閻百詩馬宛斯朱竹垞皆主是說

問帝王世紀言寒浞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陸地行舟此論語奡盪舟之証乃王深寧引說文奡嫚也虞書無若丹朱奡書有罔水行舟之語盪舟卽謂丹朱然否答曰何義門謂論語奡盪舟之

下云俱不得其死則非丹朱可知愚按楚辭注澆强梁多力潛夫論澆才力益衆驟其武勇皆不言陸地行舟之事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盪舟或指覆舟事與澆即羿也○滅相者浞也非羿也集註謂羿滅夏后相推本言之也

問夫子不答之故或云天道不可知惡者未必得禍善者未必得福所以夫子存而不論或云福善禍淫理之自然無復可贊一詞語類載一條謂君子

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是三說者何取焉答曰第一說本史遷伯夷傳議論其說至淺第二說亦穿鑿語類所載巳得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旨矣然尙非註中意惟雙峰饒氏說最爲親切葢适之言近于激濁揚淸一邊若從而歎賞之以羿奡待人以禹稷自處非定哀多微辭之意矣其流弊勢必如東漢之黨禍此夫子所深懼而适默會其意者也然竟置而不言學者誤以爲善惡不可分明將流爲蘇氏之模棱是又夫子所深懼也故

俟其出而贊之聖人一語一默無非至教

問請討陳恒章圈外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竊疑此事夫子如何能行又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豈聖人全不計及勝負乎答曰胡氏之說朱子亦謂只是論其理陸三魚曰在魯當日卽當行先發後聞之事在夫子只有先發後聞之理總是人人得而討之之意又朱子曰聖人舉事也不是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也須是可行方得但却不專主此也此此眞善讀程子之言葢左氏亦非全

不是但其言狹隘不似聖人氣象

問微生高王伯厚引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所謂信若尾生然否答曰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人耳在漢書前又高誘注淮南子亦云尾生魯人蓋微尾音相通猶申包胥卽棼冒勃蘇曹劌卽曹沬屠蒯卽杜蕢尹公之他卽尹公佗庾公之斯卽庾公差也

問作者七人集註不詳其人有他說可參否答曰包咸註七人卽長沮桀溺荷篠石門晨門荷蕢儀封

人楚狂王弼云七人卽逸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七人當與上四句合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沮溺辟地者柳下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辟言者然皆支離不如集註之通脫

問子桑原壤同是放達之流夫子一可之一賊之何故答曰此顧涇陽說最好蓋子桑離塵絶俗一意孤行方諸汝汝者流相去甚遠特不可治天下國家耳聖人安得而過疵之至如原壤母死而歌滅

理傷教不可訓也故借其夷俟一節深致外之之意焉其曰幼而不遜長而無述亦寛之使其可受庶幾一旦悔悟非但曰親者無失爲親故者無失爲故也聖人於予奪之際輕重一毫不爽而用意忠厚又如此

問戴記言魯地七百里論語集註顓臾在七百里之中則孟子百里之説非歟答曰孟子所言百里就土田之實出賦而言若兼山川附庸則七百里亦非無因也朱子語類某嘗疑如此問龍溪漳浦縣

地如何便做得侯國如何又容顓臾在其中所謂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于百里然此處
亦難考究云云愚按孝經邢叔明疏王制公侯地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時增地益
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
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邢說雖未見所本然亦可知
魯地之非百里矣竊思塗山之會萬國萬國附庸
爲多春秋繁露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
十里氏者方十五里呂覽云王者封建彌近彌大

彌遠彌小故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諸書推之封建之故約略可通者如此○丁愷曾曰嘗疑宋魯大國而地不及楚楚子爵地止五十里何以江淮以南皆其地也後讀史記高祖功臣年表云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戸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戸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戸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戸小侯自倍云云乃知漢之封建以戸口計而田土隨戸口而移其流民所棄之荒田在境內者亦隨之故

流民回籍以後田土漸闢戶口日加因知周之封建以田土計而戶口隨田土而移其荒田之未開闢在境內者亦隨之故年久滋生以後戶口漸繁田賦日多也宋曾衛滕諸國地居中土開闢已久當武王分封之時人民衆盛田土廣饒聲明文物甲于天下故以之封元功錫親賢然無可充拓故數世以後仍等夥封惟齊鄰東萊九夷之地得稍展拓至海而止而楚地居南方荒服人民少而草萊多百濮羣舒未奉王化故其賦民之田不過五

十里武王伐紂楚無功焉遠于荒夷寻以子爵聊以恤文王之故人存厚道而已詎知數傳而後有可啟之荒土有可滅之淮夷遍揚州之域皆楚封疆之所及哉深思列國大小之故因更知文周七十里亦以地近西陲荒原最多以其地爲遊覽之區耳

問見善如不及節是沮溺丈人之流抑激濁揚清之輩歟答曰皆不是是反躬已實而力量未滿耳吾見其人見天下不能盡如若人吾聞其語見天下

不能盡如斯語○蔚州魏環極先生有四種人說天下有四種人皆夫子所歎未見嘗思好仁惡不仁一種人好非所好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之勿篤也故未見也顏之不違曾之任重好惡亦云篤矣猶未盡其分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種人求非所求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達之勿裕也故未見也開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裕矣猶有限於時命耶見過內自訟一種人見過難內自訟尤難顏之不貳由之喜聞不亦庶幾乎

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難如好色尤難子夏之易色南宮之尙德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名賢相周旋者更不乏人然皆以爲未見𢒪嘗撫心自問有一疚令夫子見者哉學者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陸淸獻公曰讀先生前所論可以懼讀後所論可以奮

問不曰堅乎不曰白乎是從不善不入之言而轉一語否答曰少時聞吾師陸蘭臯先生言然有是言

也是君子守身之常法不曰以下見道理之外又有一種道理常法之外又有一種通變達權之法也近閱王已山四書滙參載凌仲遠說曰此四語正是申明不善不入之旨不入二字須看得深細不磷不淄方是不入非受磨受涅便已入于不善也狄梁公之于武后謝安石之于桓溫已具此種作用矣須知此言不是自翻自案所謂猛虎項下金鈴惟繫得者解得也兩不曰只是承上直下耳若時解云有其一說而不知又有一說聖人無此

游移鶻突語看朱註不入謂不入其藏入字原不是往字惟往而不受其汙損乃爲眞不入也子路恐往卽易入夫子以往而自能不入正是申明前說此解甚精可補吾師所未及

問周有八士朱註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說無定解敢請其說答曰史記周有天下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史記作南宮括世俘解辛亥薦俘殷王鼎又曰凡

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汲冢紀年武王十五年冬遷九鼎于洛和寤解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則南宮括卽伯括南宮忽卽仲忽百達卽伯達也漢書古今人表亦列八士名于邢侯鬼侯之後成叔武霍叔處之前又宣和博古圖武王時有南宮仲據此則八士當在武王時而鄭康成以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又以爲宣王時人不知何所本也

問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一節尹師魯云日新而不失

似題正解朱子何以置圈外答曰此節朱子謂知
與無忘是檢校之意乃自己留心檢點所未知所
未行皆己所亡也灼然于己所未有不肯冒爲已
有也知是覺察不可以題上知字單指爲讀書稽
古之知也所已知所已行皆己所能也醒然于己
所已能不可任其或有或無也無忘亦是區別不
爽意不可以題上能字單認爲孝弟力行日用常
行之行也知所亡則愧其亡而發憤求進矣無忘
所能則所能知者漸求其廣所能行者益底于純

不至過而不留矣大概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意但誨子路專在知此却兼知行言之耳尹氏

註落下一層故置圈外

問大全載朱子格物之說不同林格所記則云致知格物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又有一條則云物格而知便致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其說孰優答曰林說是也朱子云六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

字差慢在字緊又答江德功云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此皆與林氏所記相發明大抵格物致知與下學上達一樣不是下學外有上達亦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是下學方能上達也○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問朱子章句楚書楚語葢指王孫圉對趙簡子書而鄭康成舊注云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謂觀射父昭奚恤也孔疏則兼引楚語王孫圉事新序昭奚恤事其說何如答曰此葢一事而傳聞各異耳如三仕三已論語以爲令尹子文史記以爲孫叔敖射石飲羽史記以爲李廣韓詩外傳以爲熊渠此類子史中頗多況昭奚恤非昭王時臣而觀射父與昭奚恤亦不同時且就新序中所載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司馬子反皆在昭奚恤之前[illegible]

謂與之同列其謬尤甚則不如國語之無罅隙矣

章句是也

問寶東皋先生講大學尊崇古本而以章句爲非古本果可兼從歟答曰古本大學自所謂誠其意以下至此謂知本以上文氣不貫鄭註簡略孔疏亦粗淺且一一歸之釋誠意而置明德新民至善於不論似大學一書只有誠意一綱領矣今就考定今文讀之康誥曰章四明字一皆字必歸之釋明德盤銘章五新字一是故字必歸之釋新民乃有

所附麗至邦畿章十止字一至善字不歸之釋止至善則全無着落誠意只言不詐僞亦屬鹵莽是朱子之分爲三綱領卓然有見經文修身爲本實與大畏民志對針身修而民不敢逞其誕妄若如鄭孔之說使細民必誠其意古之君子議道自己置法以民然後下令如流水之源今責之愚夫愚婦有此大學乎致知格物有傳無傳所不能知但經文明有欲誠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兩層若必抹煞致知格物方是大學本來面目則夫子不

應言好古敏求顏子不應言博文孟子不應言博學詳說矣茲將古本大學錄後俾學者觀之乃知大學實有錯簡鄭孔之說實有未盡朱子精心探討實能使聖言脉絡分明爲開來繼往之功臣也

○古本大學以上古本今本同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孔疏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

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鄭註此心廣體胖之詩也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

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註皆自明明德也孔疏明明德必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于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鄭註此言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孔疏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註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孔疏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此謂知本鄭註本謂誠其意也

○所謂脩身以下至末古本今本同不重錄、

問表章學庸始於何人答曰宋以前未有知大學爲曾子書者温公始爲廣義專行于世然朱文公章

句於經一章云葢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葢者疑詞傳十章則明言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經義考備載前明陸李陳樊諸儒之說皆若有不滿者殆未深玩章句耳或謂當世既尊大學即不當更有疑曾子者此說爲是若中庸單行亦不自二程子始也劉宋散騎常侍戴仲若撰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五卷俱在前

問中庸失諸正鵠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同一侯也何以有正與鵠之分答曰畫布曰正名曰采侯賓

射之侯也棲皮曰鵠名曰皮侯大射之侯也采侯者五采之侯賓射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元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于其側也諸侯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于其側也卿大夫五十步侯朱綠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于其側也先用丹采其地乃于其上畫雲氣朱子曰采侯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其侯而居一中二尺中畫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而亦畫其側爲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

元黃二正之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綠也又毛詩疏

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

故取名焉皮侯者大射之禮王則射虎侯熊侯豹

侯諸侯則射熊侯豻侯卿大夫則射麋侯朱

子曰梓人職有皮侯其曰張侯而棲鵠者天子大

射三侯用熊虎豹皮飾侯之側而畫以五采雲氣

號曰皮侯又各以其皮爲鵠綴之中央似鳥之棲

故謂之棲鵠此正與鵠之分也至于梓人有所謂

獸侯者則又是燕射之侯如儀禮鄉射記云天子

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又將熊麋虎豹鹿豕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也中庸言正鵠亦可類推然其實三項各自不同不可混也

問特牲饋食禮所載旅酬時有兄弟弟子舉觶于長而無賓弟子舉觶之事至賓弟子亦舉觶于其長乃無算爵中事而朱子註中庸統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而衆相酬何也答曰所謂酬者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

復飲賓曰酬古天子祭祀不可見祇據儀禮特牲饋食禮以推之耳試卽旅酬先後節次詳言之特牲饋食禮所載迎尸正祭之後主人之初獻也則有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之事主婦之亞獻也則有尸酢主婦主婦獻祝獻佐食之事以上二獻不在十一爵之內及賓之獻尸也是爲三獻禮成其時則主婦致爵于主人也主人酢主婦也主人致爵于主婦也主婦酢主人也尸舉奠爵酢賓長也賓獻祝也賓獻佐食也賓致爵于主人也賓

致爵于主婦也賓獻主人也自賓獻尸至此所謂十有一爵也于是主人乃獻賓及衆賓遂于堂下設奠酬賓西階賓奠觶不舉又于阼階獻長兄弟衆兄長又獻內賓宗婦于房中然後長兄弟爲加爵衆賓長爲加爵嗣子飲奠酌獻自是之後兄弟子于阼階舉觶獻長兄弟而旅酬之禮行矣長兄弟酬賓之後賓取主人所酬之觶酬長兄弟于阼階也長兄弟酬衆賓于西階也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長兄弟取弟子所舉之觶酬賓也此之謂

旅酬乃兄弟之弟子舉觶于長兄弟長兄弟舉以酬賓中庸所謂下爲上也楚茨所謂獻酬交錯禮儀卒度是也葢賓所酬長兄弟之觶卽前主人酬賓之觶之奠而未舉者非賓弟子舉觶于其長也迨旅酬既畢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于階前中庭舉觶于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已所欲亦交錯以辯則所謂無算爵也由是佐食獻散于尸祝告利成而祀事畢矣然則賓弟子舉觶于賓長賓長卽以此酬長兄弟乃無算

爵內事非旅酬時事也而朱子乃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何以將無筭爵亦數在旅酬內一則仍康成舊註一則無筭爵即旅酬以後之事下爲上之事必兼無筭爵而後備也考儀禮鄉飲酒禮鄭註云凡旅酬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禮記鄉飲酒義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知其能弟長而無遺孔穎達疏云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無被遺棄之事夫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乃旅酬

事少長以齒終于沃洗乃無算爵事盡觶旅酬之禮欲見賓主人之黨無不與因逮而及之是不兼無算爵猶未足見弟長無遺無不周徧也凡經中無算爵與旅酬對則各為一事若專言旅酬則自足以該無算爵解經者須劃清節次又宜補明不漏方見典文該洽

問一酢一酬朱子謂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何也

答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飲一杯也賓酢主人主人既飲一杯矣又自飲一杯謂之導飲而後復酌而

致之賓曰酬非主人飲二杯而何主人酬賓之觶

賓奠而不舉以待後之酬主人用之則此時賓奠

觶不飲也非賓祇飲一杯而何

問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此下爲上也然

所謂逮賤者賤者僅以質觶爲有事而自不飲乎

抑先自飲而後更酌以進諸長者乎答曰據蔡虛

齋蒙引謂非是各勸其上飲也只是執事者洗盞

更酌而歸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也若

此則賤者不飲也然朱子謂主人自飲而復飲賓

曰酬東陽許氏謂弟子先自飲以進之長兄弟長
兄弟亦奠而未飲存疑謂弟子既導飲一杯長兄
弟却不飲乃奠之以俟旅酬前此獻賓亦然此爲
不可曉據此則弟子先飲以進長兄弟長兄弟反
不飲也看來弟子導飲必先自飲以進于長上其
長亦必自飲而弟子復酌以酬賓存疑長兄弟却
不飲句亦聽說觀祭統云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
惠下之道也又曰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
而以其餘畀之雖指餕說然恐逮賤既屬弟子導

飲未必不自飲而更酌以奉上况古人弟子皆被父兄之教若賓之弟子又從澤宮選擇而來不若今之少年貪飲酗酒行禮未畢先已沉湎也

問祭時所稱賓何人也答曰遵孝章武周所制天子之禮則助祭者諸侯大夫也來雝曰相維辟公曰相予肆祀載見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振鷺則二王之後烈文則諸侯來助祭至特牲饋食乃士禮然先期亦必擇賓詩所謂載謀載維是也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賓弟子者又衆賓中

之幼少者也主人主祭者也長兄弟主人同姓之黨長最尊者也兄弟之子又兄弟中之幼少者也所謂下也賤也對長賓長兄弟而言也

問鄉飲酒禮旅酬在阼階上如云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立飲賓實觶東面而授主人主人主人受觶主人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皆在阼階上西階上階上卽堂上也乃先生解旅酬云在堂下何也答曰特牲饋食禮云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

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所云阼階東西階前是在堂下矣賈公彥曰上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獻是嚴正故得與神靈共事至旅酬禮褻故不敢酌上尊所酌之尊既不同於上尊旅酬之地亦不同於獻也葢西階前者南于階正當賓位之東鄉飲酬賓在階上而此在階下者以賓位本在階下也敖繼公曰酬于下者宜近賓位便其奠之是也飲射主于燕賓則賓在堂上祭禮主于事尸則賓在堂下中庸言旅酬斷在堂下準饋食士禮而

上推之當如此不可泥鄉飲而疑此也

問先生言尸不與於旅酬而禮器明言周旅酬六尸此何說也鄭康成言后稷之尸發爵不旅明所以用六尸而不及七尸之故且曰蓋以時祫何必大祫又以明時祫大祫皆旅酬六尸而從不言尸之不旅酬也答曰周旅酬六尸句孔頴達亦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廟中次序以酬大祫多主惟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據此似尸亦酬矣然宗廟之禮尊者主于敬親者主于愛以敬爲主

故酳尸而不敢酬況于旅乎少牢不賓尸亦獻而
止矣少牢賓尸舉旅行酬則殺乎正祭矣以愛爲
主故尸加爵而爵止亦欲與于祭者之無不醉也
況祭主乎是則饋食禮但有獻尸賓無尸亦旅酬
之事禮器所云旅酬六尸是繹而賓尸之事非正
祭時也故曾子亦曰周禮其猶醵與考有司徹乃
大夫旣祭賓尸于堂之禮自二人舉觶之後乃升
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
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此賓

尸時之旅酬飲于西階上私人飲于下以非正祭之森嚴專爲樂尸而設所以旅酬于堂上也若正祭時尸不與旅酬而旅酬俱在堂下也又曰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賓及兄弟交錯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此旅酬中有舉爵于尸是亦與于旅酬也然尸得與堂上之旅酬不得與堂下之無算爵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爲酬不交不錯是爲正酬直行至無算爵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

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醻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夙好而相酬酬如注云唯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殆于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然則詩獻酬交錯亦包無算爵言之也

問逵孝章所言天子之禮也先生所述特牲饋食禮可以取証乎答曰東陽許氏嘗云天子諸侯之禮已亡雖間有散見于禮經內者今不可知其詳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之大夫之祭禮也不過藉以上推天子之禮略見

其髣髴耳

問春秋二節舊說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大祫祭固知其非矣如以上節爲敬其所尊下節爲愛其所親看來確是如此而先生更不從其說何也答曰中庸達孝章春秋二節言祭始終之節最爲詳備春秋節言祭必先期修治如今之陳牲相類祭義云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卽此義也序昭穆節首六句正祭時事也旅酬將祭畢時也詩云獻酬交錯禮儀

卒𡬶是也燕毛祭畢後事也異姓分胙而出獨留燕同姓于寢楚茨云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又云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是也蓋祭時在廟燕當在廟後之寢故云入奏也此祭畢之後也祭之次序如此或因春秋節有春秋二字貼時祭說則大祫何以見必不在春秋時也謂宗廟節有昭穆之文貼三年大祫說則禴祠烝嘗亦名時祫何嘗不合昭穆此舊說之不可從也或謂春秋節是上治祖禰

郎下文敬其所尊宗廟節是旁治昆弟下治子孫

郎下文愛其所親亦是講家臆說總不若言祭祀

前後始終之次序爲的此安溪李文貞公定解也

問中庸郊社之禮註社祭地未明指方澤之祭講家

疑祭地北郊皆註疏家因經中南郊補出實無明

文且周禮大司樂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

雖言方澤祭地而無社之名又洛誥用牲于郊牛

二明謂南郊北郊用騂牲黝牲下又云社于新邑

社與北郊分而言之明是二禮遂以社爲庫門內

左宗廟右社稷之社先生謂社各不同致請析言其說答曰地與社分言之鑿然不同地爲大祀社爲中祀祭地則用騂犢祭社則用太牢祭地則七獻祭社則三獻祭地則衮衣祭社則絺冕祭地則以后稷配祭社則以勾龍配此所云社乃左宗廟右社稷之社也若中庸郊社之禮此社的是方澤之祭周時子月祭天于圜丘圜丘在南郊卽郊也亦曰太壇午月祭地于方澤方澤在北郊卽社也亦曰太折考郊特牲于郊曰報本反始于社亦曰

報本反始又言社祭土而主陰氣又言社所以神

地之道曾子問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禮運祭帝于

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又曰命降

于社之謂殽地疏云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

其形謂之地周書又言郊社不修然則社非祭地

而何若夫庫門内之社乃是土神與稷之穀神相

竝孝經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也安可與郊

竝論乎胡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朱子亦嘗是

其說通考載朱子說謂某看來也是有方澤之祭

則朱子亦主方澤祭地爲社矣葢王者父天母地所以爲達孝若庫門內之社旱乾水溢可以變置豈孝子可以責母乎如鄭注言地示毋兼社稷則可耳若數社而不數北郊舍大取小必不然矣

濼源問答卷六終

濼源問答卷七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史記言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趙氏題辭孟子生有淑質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則直以爲受業於子思矣二說孰長答曰以孟子受業於子思據通鑑推之子思當得百有餘歲故前人皆疑子思逮事夫子未必至是尚存余讀孟子外書曰曼邱不擇問于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于孔子子思學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孫

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以得聖人之傳也是孟子受業于子上也外書雖不及七篇之閎肆然在子長邠卿前其亦足爲據矣

問薄稅斂有三說王𡍼皆云斂指農野九一而助國中使自賦也稅指末園廛漆林之征凡絲枲疏材之稅也方曇如據漢書食貨志稅公田什一歛計口發財工商衡虞之人也稅以足食供郊祀宗廟百官祿入賦以足兵供車馬甲士充府庫賜予谷應泰則據周禮什一爲稅收稅之時司稼以年之

上下出斂爲斂以何說爲長答曰稅是十一之稅
匠人九夫爲井遂人十夫有溝皆是斂則園廛漆
林載師之任地也工商衡虞閭師之任民也廛人
則掌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也
二者截然不紊王說是矣然觀下文深耕易耨則
此節專指農民谷說據司稼詮斂字尤得真諦
問無以則王乎朱註已以通用先生又引荀子人之
所已爲人者何已也帝堯碑已章聖德又敦我已
德厲我已仁楊著碑皆所已紀盛德爲以已爲以

之証既聞命矣而今之以有鉤挑者爲無巳之巳無鉤挑者爲辰巳之巳果如此分別否答曰此俗書也按辰巳午未之巳說文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詳里切篆文作㠯又音以止也說文但有辰巳之巳別無終巳之巳毛晃增韻云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巳字顧野王玉篇辰巳之巳徐里切嗣也起也又弋旨切退也止也此也卒也畢也又訖也廣韻於巳字之下註

辰名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音似於巳字下音以註

止也此也甚也訖也漢隸孔龢碑事巳即去作巳

鄙閣頌二月辛巳亦作巳二字並無分別是唐以

前無有以有鉤挑者爲終巳字無鉤挑者爲辰巳

字也巳巳實一字也惟戊己之己則固有别鉤連

上畫者爲辰巳之巳不連上畫者爲戊己之己說

文ㄋ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

居擬切韻會對物而言曰彼巳北海相景君銘剋

己治身孔宙碑兼禹湯之罪己皆作己又考革卦

巳日乃孚巳日乃革之朱子從王弼舊註謂卽日不孚巳日乃孚以巳爲巳事遄往之巳而顧寧人引朱子發之說讀爲戊己之己葢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爲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人革而信之古人有以己有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註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而漢書律

歷志亦謂理紀于己斂更于庚是也此解己曰亦
精當
問孟子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丁蒪亭云氓字
從亡民言逃亡而至吾國也許行章願受一廛而
爲氓陳相願爲聖人氓彼皆初至故曰氓也賈誼
過秦論陳涉氓隸之人韓非初見秦王書云而不
憂民氓言不憂民之逃亡也故此節當作柔遠人
解方與書旨合方不復市廛而不征節然歟答曰
如此解氓字亦本楊用修甚精當但于上文廛字

尙未剖晰則雖指柔遠人解而義未了也葢第二節市廛而不征之廛是市宅此廛無夫里之布之廛乃是左右各三區之廛有爲農二畝半在邑者亦有閒房安置鄰國遠來之人者亦有爲手藝工作之所者亦有爲商賈堆積貨物者此節專爲遠人來此住居故無夫里之布也余向有辯載宵得錄銘彝按宵得錄四卷論經史原委甚詳係先子錄未第時館於金陀坊陳氏所輯後爲無賴者竊去家無副本先子時惋惜之

問家語本姓解微子卒其弟仲思名衍嗣微之後呂

覽亦以衍與微子爲同母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衍卽微仲然則微仲乃微子之弟而先生以爲微子之第二子見于何書答曰觀檀弓子服伯子之言則衍是微子次子無疑故孔安國傳云微子旣國于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于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腯而立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弟也班書古今人表於微子下

注云紂兄于微仲下注云啓子甚明閻百詩四書釋地亦從其說

問孟子去齊章充虞以孟子有不豫色而以不怨尤爲問固以此時之不豫有異于不怨尤孟子答以彼一時此一時亦自居于不豫末節忽又曰我何爲不豫朱子以不豫爲憂世之志何爲不豫爲樂天之誠孟子大賢之言若自矛盾矣答曰朱註樂天之解起于蘇子蘇子賈誼論引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我何爲不豫以爲君子愛其身如此

不知此節是孟子作文用反筆以醒彼一時此一時之意言天若欲平治天下則必用我何至使我若今日之不豫哉惟不欲平治使齊王不予追以齊王之可與有爲如此此機一失道終不行所以此日之不豫有非平日不怨不尤所得概論者正是繳足不豫不是自明其豫

問方里而井方里者一面徑算與抑四面圍算與答曰就一面徑算與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皆就中徑算如畿方千

里王城居中南五百里北五百里東西亦然徑算千里也井之方里亦如是算

問若合符節朱子註符節以玉爲之然否答曰此朱子沿趙註而悞也地官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又小行人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經明言以竹且門關獨用符節者竹節上有字號排定不可僞爲康成以漢法比之謂如今宮中諸官詔

符漢文帝時有銅虎符竹使符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至於掌節守邦國者以玉節謂諸侯玉節與王同以命爲大小迴不同於符節也當改正

問以善服人人字蒙引存疑皆謂指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然歟答曰人字指諸侯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或疑子喪何以諸大夫奉君命往弔故解爲公行子有人子之喪謂其居親喪耳

義果然歟答曰非也儀禮喪服緝父爲長子服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古人重此喪故諸大夫皆弔況禮稱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檀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子路有姊之喪是其姊死則公行子有子之喪同此例也何疑焉

問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躬稼是稷事而兼及禹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書稱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是禹事而兼及稷解者以爲牽連之

誤然與答曰古人之文引用故實如日知錄所載
因牽連而誤者頗多然論語孟子邳不誤書曰予
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
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蓋禹作司空稷
爲田正治水之役所當協力禹過門不入稷豈獨
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其職坐視乎又虞書命官
無司馬之職征苗則以司空爲之而詩經疏稷爲
司馬可見古人兼官不得以經傳失載而疑之也
問帝使其子九男事之趙臺卿注八庶然則丹朱亦

在事舜之列乎答曰非也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公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又云次子季釐封于緡後爲桀所滅羅泌路史云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又不肖出就丹庶子九其後傳鑄荑郇櫟函高唐唐杜皆堯後之國蓋九男事舜朱以嫡子故不與耳又淮南子云堯得舜任以百官屬以九子

問象封有庳水經註在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

里後漢書註有鼻國名在營道縣北開百詩謂即
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去舜都蒲坂甚遠孟子云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豈有隆阻太行水絕
洞庭較諸驩兜放處更遠千里若歲一至則往返
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
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者固如是乎故
百詩斷爲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耳
顧寧人亦疑之而謂上古諸侯之封萬國滅一國
乃封一國其時中原之地無閒土可封故象之封

於遠亦聖人之不得巳也是二說者將何從答曰顧說是也聖人以公天下爲心固無薄待其弟之理亦豈有私厚其弟之事有道州之士則封之耳不計其遠近也而當日流俗之見以其置之三千餘里之外此或曰放焉之說所由起乎

問禹薦益於天是當日諸臣更無出益右者史記禹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閻潛邱謂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于稷契暨臯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爲臯陶子也不然他

年尙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其說葢本
于抱朴子然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歎曰臯陶
庭堅不祀忽諸使益爲臯陶子尙有秦在何云不
祀答曰臯陶　一作庭堅見左傳　一作大業見史記　一作
夷堅見列子服虔注　一作咎繇見張平子思元賦　一作睪睪與臯同列女
傳睪子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臯陶之子伯益也又唐李北海碑睪生相禹廿生相秦　益　一
作伯益見列子　一作伯翳見國語　一作菻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一
作大費見史記又竹書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一作柏翳詩秦譜堯時有
柏翳者臯陶之子　一作柏益見漢書古今人表　一作后益見呂氏春秋

一作化益見世本一作隤敳水經注百蟲將軍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也記載不同而二人之爲父子則孔穎達書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泰本紀注及鄭康成高誘之說並同似無可疑至臧文仲之言或如子文之歎鬼餒而若敖宄未嘗無祀之也又泰本紀以大業祖顓頊馬宛斯曰皋陶宜祖少皞顓頊其毋家爾

問司城貞子朱註無明文但以爲宋大夫之賢者孔子至陳主之而已趙註則以爲宋卿孔子主之爲

陳侯周臣疏據史記以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然歟答曰考史記家語夫子無臣陳之事只流寓耳貞子先仕宋後仕陳下五字乃上五字註腳歿而陳人諡之曰貞凡古書所載諡法皆追記之詞如左傳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周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此類甚多王孚皆以爲貞子初仕陳陳侯不能用其後爲宋司城卒于宋而諡貞者誤也

問北宮錡章卿祿四大夫而次國則三小國則二何

歟答曰優大夫也大國地三節所云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與天子畿方千里及方里而井俱以開方法算開方者先據一徑爲準由此以推方數也君十卿祿君祿已定于上文天子之制一節此三節須從存疑全重在制臣祿說君十卿祿言每一卿之祿得君十分之一言祿之重也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田三千二百畝大國三卿共食九千六百畝至于卿祿四大夫句重在制大夫祿也大夫每人食田八百畝凡大國次國小國皆五

大夫共食田四千畝其所以卿與君皆十大夫與士皆言倍而大夫與卿獨三倍二倍者次國卿田只二千四百畝祿已薄矣若再準大國四大夫之制是大夫只得田六百畝也小國卿田一千六百畝若四大夫是大夫只得田四百畝也祿太薄矣大夫政繁事劇家口衆多太薄不能支持故三大夫二大夫者大夫總得八百畝不再減也大夫不減大夫以下都不減矣蓋豐則可減少則不可減也大夫倍上士重在上士得祿準四百畝田所出

之穀也上士倍中士重在中士得祿準二百畝田所出之穀也中士倍下士重在下士得祿準一百畝田所出之穀也士無采地君收公田之穀須之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亦準一百畝所出之穀足以代耕與耕夫之百畝同耕夫耕助而食百畝之穀府史胥徒辦公而食百畝之穀其事均也卿祿何爻氣似專重卿祿其實重在大夫之祿不可減耳

問史記言微子紂之庶兄也孟子以紂為兄之子而

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則紂之叔父矣然與答曰微子豈直不是紂之叔父并不得謂紂之庶兄也呂氏春秋紂之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生紂紂之父欲置啟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故立紂然則啟與紂乃同母兄弟所謂妾與妻乃一人耳何嫡庶之有想是姬籙當興故天不使微子承統則太史亦商家之妖孽與○呂覽紂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逸周書亦曰殷末孫受

德孔鼂註紂字受德鄭康成曰紂帝乙少子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馬融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蔡虛齋謂使湯武或孔子居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于四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蓋本孟子貴戚之卿立論然殷末時勢與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昌邑俱不同史稱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廢立之事有所難行益信國之存亡天也虛齋未熟揣時勢耳

問愼子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集註滑釐愼子名然墨子有禽滑釐乃墨子弟子愼子之師豈師弟同名與答曰愼子名到愼子言滑釐不識者謂孟子不可之說非獨我不識卽我師禽滑釐亦不識也蓋甚不解之辭○史記儒林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則滑釐固儒者也而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墨子曰公輸子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巳持臣守圉之器在宋

城上而待楚寇是滑釐蓋善用兵者故愼子特舉以對

問周官虎賁氏虎士八百人而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孔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孔疏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

有兩隻亦稱爲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孟子書傳革車與戎車異三千與三百異何也答曰朱子書序集傳云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亦謂輕車革車輜車亦謂重車載器械材貨衣裝者也左傳乙卯楚師軍于邲丙辰楚重至于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故楚重車次日乃至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馳車也共七十五人炊者十

人固守衣裝五人廝養五人樵汲五人此革車也共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百人之長也是朱子亦以二車謂之兩也乃註孟子兩車數一車兩輪也與書序孔疏相同然出戰無有以革車者疑孟子革字當從書序作戎字爲是至虎賁實無三千人之說朱子每斥書序獨于此註云千序作百陳氏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虎賁數合車數葢三萬人也何義門謂車三百兩每兩以虎賁一人配

車而戰孔傳所謂百夫長以司馬法計之六十四
井為甸出長轂一乘三百人各領一車所統已三
萬人矣書序云三百人元不少也故孫奕示兒編
直以孟子虎賁三千人為引經之誤又考伐殷時
車數人數各書記載不一呂氏春秋武王選車三
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史記戎車
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博物志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風馬率輿三百乘
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墨子明

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士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逸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師尙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奔戰國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魏王曰武王卒三千人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野趙策同晉孔晁註逸周書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夫周官虎賁氏其屬八百安得有三千人之多況又增至三千五百乎至士卒之數一車百人

即依所言三百五十乘亦止三萬五千人安得有三萬六千三百五十八人哉張守節史記正義臆減爲二萬六千二百五十八人亦非○昭元年左傳服虔引司馬法曰五十乘爲兩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此解兩字尤奇

問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集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似學問專在求放心由是誤讀之則象山頓悟之說姚江

從一貫入之說紛然竝起而釋氏叅禪打坐亦曰求放心而已敢請一析其疑答曰此節須與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對勘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要推出去此眞亞聖讀書有得處亦爲天下萬世示爲學之圭臬黃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

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勉齋此條最精不是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以致流爲異學也語錄云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二語破的○吾師蔺陵莊方耕先生有教人讀書數條附錄於後一治四書子程子曰某自十七八時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四書本文明白簡易本無難解又得朱子章句集註爲之指南後學可以不

惑于他岐矣諸生讀書作文有年而書理未透徹者其故有二墨守俗下講章一害也講書時便只爲作文計二害也其法必先讀白文尋其脈絡意味有未解處乃玩集註有未暢處乃閱大全諸書仍亟還看註已了仍亟還看白文循環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然後以六經充實之以諸史証佐之以立身行己體驗之以世情俗務旁通之則二害去指要明而文亦不可勝用矣此實讀書之總法也一讀漢書文章如面史才最難自唐宋八家以

來雖有俊傑皆爲其所籠罩漸以成惡習矣不讀史故也孟堅才不逮子長而漢書于法爲備于體爲純以其專紀一代之事而搏採一代之文故也諸生有志于應時度務文章經國而不讀漢書其猶緣木求魚乎一讀此書文不可勝用而又皆有實用非空言比也宜用讀經法讀之不可涉獵而止一閱資治通鑑日以一卷爲課隨宜增減不可一日間斷雖不必讀經徧數亦要反覆熟看一事之始終一人之本末姓名爵里謚號皆當詳考記

入冊子又須分項詳看如君臣之明闇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沿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去留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否國用之奢儉稅斂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戰守之機宜四裔之叛服如此等類皆分類編一冊子以強識待問不可草率看過亦不可私立偏見見事多則理明虛心定志設身處地爲要胡三省註甚佳音讀宜依此爲据每十日或半月得朋友相切磋講論一番乃

佳朋友居址相遠亦須寫入小札彼此傳問凡經書皆宜如此不則孤陋寡聞雖終日讀書爲天下笑也宜知所戒溫公通鑑既畢接看宋元通鑑一閱文獻通考是書與通鑑相表裏自三代以上至宋歷代制度因革班班可考書凡二十四門最宜劄記每月以一門爲課每事類抄仍留餘紙以便續添將來庶免禮官不知禮樂官不知樂之誚不止爲對策而已通考畢俟　欽須續考仍如前用功一溫習四書文選詞旨明白義理醇正淸切

有味法度秩然首尾完密可謂程法之文二百五六十篇選文之訣一篇自成一法可以觸類旁通一篇自成一家可以襲長棄短多讀則徒爲重複而已人人傳誦之作不可去也自家研悅之文不可去也（如係庸俗文不可不去）與自家相反相遠之文不可去也總在得其相題行文之法其造意出言在能發人所不能發而是非不謬于聖賢則作文之要盡矣其至與不至只在讀書不讀書非可乞靈于時文也寧可有不讀之佳文不可有偶讀之俗文

如油入麵終身無出頭日子雖有書卷一入庸人
心胸皆成臭腐其弊可勝言哉戒之戒之
問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說命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
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之以供食蔡傳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
之卜築二說孰長答曰孔氏之說傳之自古家語
孔子云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莊子傳
說胥靡墨子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屈原離騷
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鵩賦云傅說胥靡兮乃相

武丁史記傅說匿於傅險古巖字班固公孫宏贊云版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于王公張衡應問云委市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傅說操築以寤主羊祜讓開府表云有遺德于版築之下郭璞三蒼解詁云版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沓也王子年拾遺記傅說賃爲赭衣舂于深巖以自給蕭綺序錄云傅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沈約思倖傳論云版築賤役也傅說去爲殷相右諸說皆與孔傳同不知九峰何所本而異其

說也

問人皆有所不忍章與無爲其所不爲章義似相同但彼引其端而此竟其緒然否答曰無爲其所不爲是一件事指初終前後言達之于其所忍所爲是兩件事指彼此大小言無是逆制工夫達是順推工夫達字緊照註中氣質物欲四字用力察識擴充然後能達非於忍處達之直從不忍源頭達之也爲亦猶是次節充字非另意由此之彼爲達到得滿量便是充矣仁心易見義之條理難知故

下文單言義

問孟子趙註萊朱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仲虺名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其說然歟答曰萊朱不見於他書邢卿之言爲得其實仲虺虺字一作傀大戴禮昔商老彭及仲傀又作䴐史記中䴐作誥又作蘬荀子其在中蘬之言也又作蜼見顏氏家訓晉書道里志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

問散宜生朱子集註散氏宜生名然大戴禮記帝繫

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以散宜爲氏當何從答曰集註亦本尚書孔氏傳困學紀聞從漢書

問漢書藝文志載孟子十一篇蓋七篇外有外書四篇今可得而見歟孟子逸語散見於子史者其皆備於外書歟抑有逸出於外書之外歟答曰孟子逸語不盡出于外書也外書四篇邠卿謂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似故其書不甚傳至宋熙時予始爲之注熙時子者相傳即公非先生劉貢父

也余從座師劉文定公處錄副讀其文不與內篇相似信然然其他逸語散見于子史諸書者大義微言似反突過外書泰山巖巖之氣象往往遇之寓目之下輒爲筆記其得若干條今並錄後○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人之學者其性善○今人之性皆善失喪其性故也並荀子○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史記淮南列傳漢書伍被傳同○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孟子

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並說苑○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

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細無聲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蕤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孟子曰江海與于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于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與于行潦則孺人浴其淵高不出于邱陵則跛羊陟其巔○或問爲學之道孟

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汨于欲頎然後會使良知不誘于物此學之道也○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並韓詩外傳○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

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
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
者乎○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
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
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
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
者也（並孔叢子）○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
無意而至者也（楊子法言）○諸侯有王（周禮大行人註）○舜年

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坊記註○孟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埶不能一朝居也竝鹽鐵論○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風俗通圖景失形顏氏家訓亦引之○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

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
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
不用于齊而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
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
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
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
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
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吾老矣
子行乎子義我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傳〇千載一聖猶旦暮也宋鮑照河清頌拾遺記亦引之作千年一聖謂之速步〇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處士傳序〇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三國志註〇

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後漢書註〇正枉者必過其直後漢書註仲長統昌言註亦引曰矯枉過直〇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〇太山之高參天入雲並文選註〇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廣韻主字下註〇人之所知不若人之所不知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〇

君王無好知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

當仁義爲本蕭子良與孔中丞書○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后葬今先君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藝文類聚○其有兩書同引祇錄其先引或義較精者有與七篇大略相同係傳述互異概不重錄

問緯書鈎命決載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

經一書誠至德要道之所賅而存也其古文今文孰得孰失答曰自遭秦燔孝經爲河間人顏芝之所藏漢初芝之子貞出之凡十八章鄭康成爲之注是爲今文孝經又魯恭王壞夫子宅壁中得孝經二十二章魯三老孔惠詣獻京師孔安國作傳所謂古文孝經也遭巫蠱事未之行自晉至梁孔鄭二家並立于學其後梁亂孔傳獨亡隋秘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問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爲稽疑一篇當時學者習于鄭註頗疑

孔傳爲炫所自撰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史官劉知幾請行孔廢鄭司馬貞則疑孔而信鄭卒行鄭學迨明皇御註出而鄭氏亦幾于廢序所云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誠篤論也五季喪亂孔鄭二家並亡宋雍熙初日本國僧奝然以鄭註孝經一本來獻于太宗後司馬光等得見之大喜此載在宋史日本傳可信也至朱子作孝經刋誤多所更定以首六章爲經以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以下爲傳分釋聖經如大學體例並删去

所引詩書其閨門章仍古文錄入可謂條貫分明矣然古今文之孔鄭註自不可廢○漢桓譚唐李士訓皆稱古孝經一千八百七十二言而宋本經文二十二章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國古文二十二章經文一千八百六十一字較宋司馬光指解增多五十一字較桓譚李士訓所稱少十一字○今文十八章古文本不分章有分者以庶人章故自以上加子曰二字共二十三字別成一章聖治章以父子之道天性也起至厚莫重焉二十七

字爲一章自故不愛其親起至其儀不忒一百二十字爲一章又加閨門章二十四字故云二十二章也○司馬溫公在洛陽有一老農問庶人章何以獨無詩引証溫公一時無以對後人且欲別擬二句以補之余閱之丁小山云首章引大雅詩以起下文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敎加于百姓意如大學邦畿千里中庸衣錦尚絅之例是冒下而非束上之文也下引一人有慶卽長守貴長守富也兆民賴之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也戰戰兢兢起下

文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夙夜匪懈起下事君事長然則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正起下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意何庸補乎

問爾雅詢度咨諏訪謀也故朱註皇皇者華詩謀猶諏也度猶謀也詢猶度也意本爾雅乃左傳穆叔曰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外傳則曰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解各不同何與答曰分言之則字字有詮解合言之通謂謀議耳如國語文王詢于八虞咨于二

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莘尹皆變文以見意耳無甚義蘊

問爾雅蠅醜扇醜類也蠅醜句扇句言其類則扇耳乃曾繹詩已無醜扇几邊亂空見春鉏天際飛醜扇二句連讀有所本否答曰此曾詩誤也猶之大山宮小山霍宮字乃圍繞之義而宋晁補之作大山曰宮小山曰霍同一紕繆

問鯤魚子郭璞註凡魚之子總名鯤內則卵醬卵音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鮞乃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

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萬里何也答曰漆園以至小爲至大傻是滑稽開端非眞大也而晉江逌詩巨鰲戴蓬萊大鯤運天地倏忽雲雨興俯仰三洲移眞癡人前不得說夢矣

滐源問答卷七終